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圓夢  
第二十九回 窈窕女投水悟前因 薄倖郎摧花廣現報

卻說寶玉才到院署，已報：賈政入閣，寶玉補大農來京供職。於是大家商量：甄、林也假期將滿；李紋到京更有靠傍；探春也要去祝壽。相約俟後任到了，擇期同行。惟有芮珠武殿試，即令他先行，並令帶銀一萬去，於省親正殿另建兩進正房，以為冬令風寒，由園中搬回棲止之用。芮珠趨行進京，先到榮府見過賈政，交明信物，隨向兩府各處拜謁。那知賈蓉患病甚危，賈珍十分著急，忽於上一夜夢見賈敬對他說道：「東西兩府，一樣功勳。西府裡因老太太積德甚厚，目下寶玉夫婦又功在萬民，隆隆日起，不可限量；我們這裡因爾父子一味淫縱，到得外邊有『東府裡只兩個石獅子才幹淨得來』的話。前日焦大死後，將前後事情一一哭訴先公。先公大怒，奏明上帝情願絕嗣，已無可救。幸瑞珠觸柱一節，冥中憐其孝義，轉女為男，立功海外，即日來府。他與我們本有舊緣，來時可將寶珠嫁他，聊延一脈。切記，切記！至蓉兒病斷難好，急也枉然。」賈珍道：「老爺說的是不錯。但寶兄弟算有功德，璉兄弟他們呢？」賈敬道：「璉兒自鳳姐死後，著實改悔，兼之平兒一生心地好，又有功於府裡，故令他夫貴妻榮；究竟後嗣也難，仍歸柳婉所生之子，以償前件。至環兒並在世不久，三年內就誤服犀黃而亡，也斷無後！」說罷，將賈珍一推而醒。次日，恰芮珠來拜，十分詫異，就把寶珠為婦，贅在府裡，芮珠應允。後來，賈珍父子相繼亡過，所繼賈蕃之子尚幼，胡氏、尤氏婆媳兢兢。幸虧芮珠已由武探花做了九門提督，與西府合力照應，才得成立，後話不提。

且說寶玉因絳玉與香憐、玉愛早有成約，就在啟行前，擇日合巹，然後於十月望日，大隊人馬起身，一路無事。到京後，寶、黛入朝朝見後，又向宮中及北府請安，歸來率領眾人拜見賈政夫婦。連日家宴，十分熱鬧。過了半月，寶玉將應辦之事陸續辦理。青霞因告知寶玉，要到鐵檻寺替自身拜懺七日，擇地安葬，隨派了蔣瑤等跟著前往。才得聞起，他嫂子得信便送茶食香紙，並同了女兒奕仙來見。青霞一見便問他：「近作何事？」他道：

「前因府中告假出來，充作媒婆。」青霞笑道：「嫂子這嘴，是六國駝駝的本最合式。」嫂子道：「漫說我正有一事求你。」青霞笑道：「何事？」他道：「前府裡大老爺故後，將媽紅髮出來。原說發還娘家，太太要原價，交我去賣。孫姑爺知道便來尋我，許五十兩媒錢，先交廿兩。我因私下說與他了。」

後來邢太太要錢，孫姑爺因他先前大老爺欠他錢，他要抵著。

我出了幾句說話，他不但三十兩不找，連前廿兩也要，鬧到如今。昨見了你姪女好，要他去抵押前頭這二十兩銀子。他有財有勢，我那裡扭得他過！故要求你留他住下，以免後禍。」青霞見說得懇切；且那姪女面貌甚熟，便允下了。

那知次日奕仙才起來，已被孫家搶去。出門時，蔣瑤喝住道：「這，我們府裡的人。誰敢無禮！」那孫紹祖大怒，喝道：「並他拿了！」來人動手，一齊架去。青霞趕出來時，事已無及，想要趕進城去尋寶玉，那知行未半里，忽遇著北郡王上園子去，忙將馬勒住。北郡王覺得詫異，遣人來問，青霞一五一十告訴了。王爺大怒道：「這離園子不遠，我即刻去奏辦便了。」青霞回去，在朝房伺候。不久北靜王出來道：「奉旨著九門提督史鼎，立刻傳齊校尉速往查拿。」

到了莊上時，裡面拷打之聲十分哀慘。當即打門進去，只見他把蔣瑤、奕仙男女二人，全身剝光綁在柱上，慢慢鞭責。當即宣旨，將孫紹祖拿下，放了二人。即將家內查抄，竟有無數違禁物件，最奇的是四腳紫貂褲七八條。——乃是冬天取樂的物；其次是銅皮做成大小女鞋一套。——乃是搶來女子不從淫鬪，就將銅鞋按其肥瘦，火上燒紅套上，不怕不哀求聽命。

史鼎據這些條款請旨，奉旨：「孫紹祖先於賈氏門首枷號三月，再發新疆。」

寶玉謝恩畢，因想：迎春之柩未葬，留在官房殊非正理。

因稟明賈政，先擇日送至鐵檻寺停厝，再行安葬。又因迎春故時，適值賈母喪事，未曾盡心，如今恰好青霞懺事將完，因接下去也在寺中拜懺七日，以便兩府裡本家及親戚作弔。又將孫紹祖剝去衣服，只留單褲，跪在階下碰頭還禮；令蔣瑤拿著皮鞭在旁察看，不還時，即刻一鞭。自作自受，後悔無及。

且說兩府裡那時無人來，自郡主以下想起舊情，無不紛紛落淚。寶玉道：「那時二姊回門時，依我回明老太太留住不放手，那有此事！偏太太說：夫妻間將來自會好的。」探春道：「二哥哥，你做了大人，怎麼說話還有些孩子氣？」郡主道：

「這就是孟夫子『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』的話頭了。」寶玉正搭訕著不好意思，忽饅頭庵尼姑來辭先回去，說：「有一位林老爺在庵裡，差人來叫。」寶玉道：「一定是絳玉兄弟，待我去看！」便出來騎馬而去。

原來林絳玉帶了香憐、玉愛，也來祭奠。祭後，因嫌人鬧，出看野景。忽遠遠望見一庵，絳玉心動，道：「這庵景致甚好！何不去逛逛？」就同他二人策馬到庵，只見寫著：「水月庵」三字。絳玉奇道：「路徑甚熟！此坡記得共二十三級，試數來。」及到上頭，果一級不錯。逛了一回，隨往西邊走去。忽見一房懸著一像，上題道：「智能小像」。香憐道：「這不像大奶奶麼？」絳玉看來，一絲不錯，大家詫異。出來要找尼姑問時，偏多去送葬未回。

正在徘徊，忽來了一閒漢，不知說了一句什麼不相干的話，早被愛玉一掌，他又奔過來；又被香憐一腳踢去有三丈多遠。

他起來道：「了不得！這府裡的家庵，倒被你外人把府裡至親打了。不叫公爺就處你個死，我是你的兒，也不姓金了。」一路罵出去了。探花走出去理論，只聽旁人道：「這男女要吃虧了，芸二爺來了！」探花抬頭一看，那知賈芸早上來打千，道：「請表叔安。」探花又氣又笑，道：「問你，姓金的是你們什麼至親？」芸哥道：「大叔不用問，姪兒叫他來。」隨即拉他跪在階下，叩頭求饒命，才曉得他叫金榮，因笑道：「我不要緊！但你不算金家子孫，如何是好？」

正說著，又報公爺到了，連賈芸也急得沒法。寶玉道：

「兄弟好呀！」探花方要開口，賈芸忙拉衣襟，因改口著：「我有事問你。」就將方才數階級，及小影等事告訴。寶玉道：「我明白了。」隨將秦、智二人前世姻緣事說知，探花大驚。恰好尼姑們也來了，探花便問：「智能骨塔在那裡？」眾尼道：「離此不遠。」探花道：「既如此，待我也替他二人前身做三日功德，尋來合葬。」大家說：「好！」尼姑們更樂不可言。

果然擇了吉日，就在空地建了三塚：一塚上寫林絳玉、賈佛喜前身秦鍾、智能合葬之墓；一寫青霞、金釧前身之墓；一寫閨秀賈二小姐迎春之墓，十分堅固。

寶玉因想：「賈代儒至今未葬，——小時虧他教導！」就請了他次孫賈垠良來，送銀三百兩，叫他擇地安葬；並他亡兄賈瑞也附在旁邊。他千恩萬謝而去。又因蔣瑤、奕仙已被孫紹祖赤體受辱，就配做了夫婦。那知這夜，忽夢潘又安、司祺來謝。又因焙茗很出力，就向東府裡要了那萬兒與他為妾，完其心願。諸事已漸楚楚。忽花、柳二人同日生子，大家熱鬧，一番慶賀，不必細說。

過了幾日，芳官獨坐在房，柳婉來說：「春燕要見你。」

隨即進來行禮，芳官忙拉住問好，又問：「乾媽好。」春燕道：「我的媽本也要來替淑人道喜，因懷著舊事不敢來。」芳官道：「這有什麼？我如今又不要他洗頭了。」因問：「你外邊好麼？」春燕含淚搖頭。芳官道：「你前聽了三爺屋裡人全放出去的話，你很喜歡，怎麼又這樣？」春燕道：「千錯萬錯，總是出去的錯。如今求你老恩典，收了我回來，感你不盡！」芳官道：「差便有一個，你要不要？現在二爺要配四個管家娘子，在園內傳話。但二爺脾氣你曉得的，總要他舊人才好，不拘風花雪月，總不避忌。已挑了麝月、秋紋、雪雁三個，你要，我就替你說。」